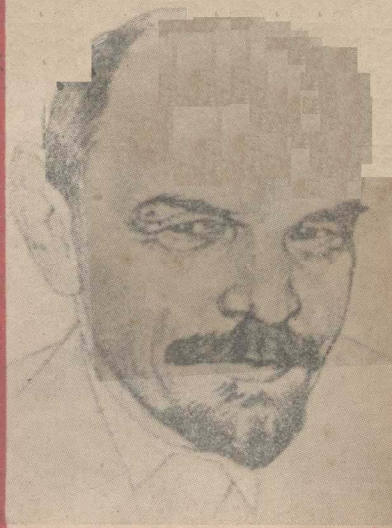


列寧與蘇維埃 文學的誕生



維·伊·諾夫等 著
青 譯

大連華書書店印

大連新華書店印行

列寧與蘇維埃文學的誕生

維·伊凡諾夫著

留青譯

目 錄

列寧與蘇維埃文學的誕生……維·伊凡諾夫……一

列寧與文學問題……麥斯熱可夫……四

列寧論托爾斯泰……特·莫鐵蘭娃……六

譯 後 記

列寧與蘇維埃文學的誕生

烏·伊·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底偉大創立者，認為文學有着重大的意義，將它看作爲群眾教育中一個很重要的武器。

遠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列寧就研究着文化與美學中的基本問題和藝術與文學領域中的主要原則。

列寧底「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在這一方面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他在其中提出了布爾什維克黨在文學政策方面的基本原則。其實，這篇文章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潮中寫成的，而列寧認為文學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在當時已經明白地顯示其重要性了。

這篇論文，作爲黨在文學活動範圍中一個程序，即在今日，也有着它的意義。在這裡所提的基本原則，即是文學黨性的原則。換句話說，文學必須與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底利益相結合。列寧論文中的含義是：「就整體說來，文學必須

成爲無產階級事業底一部份。……」

我們記得，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的最初幾年中，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的主要任務是消滅白軍和擊敗國外的干涉者。在戰爭進行之間，雖然如此，蘇聯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當時已經置身於關於經濟組織和發展文化的重大工作了。

「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的第一個時期，這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我們必須擔負起制止資產階級的抵抗，征服剝削者和粉碎叛亂等主要與基本的任務……但與這同時發生的，隨着時間的過去，另一個同樣必然的更不可避免的任務就臨到眼前了，這就是根本的，真實的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列寧寫於一九一九年。

在這真實的共產主義建設中，列寧決定將文化建設列入重要任務之一，而其中文學當然是構成文化建設中的一部份了。

在規劃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進程時，關於以往的文化遺產問題應該製訂明確的原則。

這些打算拋棄文化遺產的各式的「革新派」，甚至比革命——初期更竭力地大

聲叫囂。這批傢伙，雖然實際上遠離革命運動，或者採取敵視態度，却僞裝着重要的革命份子。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決定性地打擊了企圖拋棄以往的文化，特別是革命民主主義者所留下來的以往的文化遺產的人們。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反動的幾年中，關於文化遺產問題的論點曾進行激烈的鬭爭。

當時，布爾什維克底敵人中間，危害性最大的首推瑪赫派，他們準備打扮起馬克思主義者的外衣。波格唐諾夫，瑪赫派的觀念論者和他的應聲蟲等主張排斥一切過去的文化。波格唐諾夫的「學說」說明無產階級文化應該從新開始，整個以往的文化價值必須視為無產階級底異己者而加以一律抹煞。

在他底「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中，列寧澈底地打敗了馬赫哲學——波格唐諾夫及其應聲蟲等的理論基礎。

列寧創立了關於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必經之途的真正科學的理論。他發展了他認為以往的文化遺產應作為文化更進一步發展的起點的論說。

與克拉勒·蔡特金談話中，列寧說：「爲什麼我們必須從美麗的以往的文化上

另起爐灶，而擯棄它作爲更進一步發展新文化的起點呢？正由於這些是完全『舊了的緣故嗎？』

在對待以往的文化遺產的這個問題上，列寧述說每一個民族定有二種文化——統治階級的文化 and 民主主義階級的文化，後者在蘇維埃文學中可由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哈諾夫作爲集中表現。列寧指出，無產階級乃是革命民主主義者遺產底保護人。

「在文學領域中」安·日丹諾夫在一九四六年說：「我們的黨，通過列寧和斯大林的論說，再三地承認俄羅斯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的作家和評論家如：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薩爾梯柯夫、謝德林和普列哈諾夫底足夠作用。」

列寧關於文化問題的主張是毋庸懷疑的，民主主義文化底代表們曾創造了以往的偉大價值。列寧說，那些來自貴族資產階級的藝術家們最佳的作品有它的國際意義，正因爲他們支持群眾性的解放運動，真實地刻劃了現實題材。

但是，列寧還是主張有限度地溶化以往的文化遺產，禁止奴性地和辯解地加以

接受。

列寧對待以往的文化所取的態度的典型例子是他底一篇「論列·托爾斯泰」的論文，在這裡，他不光說明了關於這些偉大作品底優點，同時又述說了它的缺點方面。他指出托爾斯泰確是地主統治社會和國家裡的一位輝煌的藝術家和無情的評論家，標幟着人類的藝術向前發展的步驟！但列寧，根據他底原則，又說明了另一方面，托爾斯泰的哲學主張在工人階級努力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是有危害性的。無產階級愛護和重視托爾斯泰的勇敢有力的現實主義，與對不法和偽善的剝削制度進行頑強鬭爭的精神；但必須拋棄他底有害的反動的空想哲學。

列寧給予俄羅斯文學中其他的文豪們以同樣足夠的評價。

由此，列寧提出以往的文化優良傳統的繼續問題，不應被動，而應用最大的創造性，根據無產階級底利益，發展這些優良傳統並導向新的領域的問題。列寧看到十月革命對於文化的偉大意義，正由於並不一律抹煞以往的文化價值，雖然當時那些知識份子仇視革命，叫喊而且挽救着已爲資產階級注定毀滅命運的文化。列寧又看到更偉大的意義是當時事實上已「將一切技術的奇蹟，全部文化的成就成爲全

民共有。」

列寧不倦地敦促着掌握這些成就。「資本主義留給我們的全部文化必須予以接收，」他在「蘇維埃政權底成功和困難」這篇文章中寫着：「將從它建設社會主義。要拿取全部科學，技術，全部知識和藝術。」

需要學習，批判地掌握人類社會所產生的精華。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底有名的演說中已經作了特別詳細的說明。這篇歷史性的演說在蘇維埃文化發展上起了偉大作用。負擔着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任務的人們應遵照這篇演說進行工作，這裡，列寧有力地指出社會主義文化祇有建築在以往的文化的基礎上才能獲得發展。

「若不清楚了解到，」列寧說，「祇有確切通曉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文化，祇有改造這種以往的文化，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若不瞭解這點，我們便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爲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如果認爲這樣，那就是胡說八道了。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

總匯發展底必然結果。」

實行列寧所指出的這個方向，若干巨大工作完成了，例如收集和積累以往各種有價值的，或者有助於勞動人民文化發展和生長的以往的文化遺產。這些包括爲政府所採用列寧建議的決定，如爲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舉行紀念，保存書籍，出版俄羅斯古典作品和愛護科學家，與蘇維埃國家已在最初成立幾年中所進行的各種辦法的決定。

×

×

×

我們回溯到一八九七年當時，列寧已在他底以「我們拒絕那一種遺產」爲題的論文中說到：「保存遺產並不是限於遺產中。」更不允許的是把自己限止於光熟練以往的文化遺產，在無產階級已經建立起專政以後，列寧認爲應該珍惜以往的文化，將它作爲創造社會主義文化的起點，然主要的工作將是在新的基礎上，根據無產階級底利益，力求新文化，新藝術和文學的發展。當革命開始發展的時候，列寧就提出了任務，「當無產階級已由自己掌握命運的時候，建立一種新的文化。這種文化區別於以往的文化，因爲後者沒有無產階級的份兒。」

由於缺乏有教養的和有文化的人材，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顯然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任務。列寧曾指出「沒有大批受過科學教育的技術幹部……要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雖然如此，事實上當時無產階級專家是並不存在的。培養他們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因此，一九一八年春天列寧在他底「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中提出利用舊的資產階級專家的問題。

其後，在一九一九年，列寧寫着：

「目前的工作是爭取將那些受資本主義教育，而反對我們的人們站到我們這邊來。」

很明顯的，主要的問題就在於將那些在思想意識上擁護革命的知識份子，按照上項所述處理或是另行辦法。

列寧劃分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爲兩部份，爲「錢袋」效力者和真實有教養者，後者已忠實地爲革命服務了。

「有修養的人們已經站到人民方面來了，站到以前受痛苦的群眾方面來了，他們正協助着摧毀資本家僕奴的抵抗。」列寧說：

這樣的人們是逐漸增多着。在那些革命前貴族資產階級文學的代表中，他們乃是教育和文化界的名流，例如，著名的詩人亞歷山大波洛克和萬拉里·波留索夫。這不是偶然的事情。波洛克和波留索夫，好像依照上述所引證的列寧底詞句一般，在十月革命誕生的日子裡就站到革命的陣營中來了，不顧先前「朋友們」滔滔不絕的叫罵，願意爲革命獻出他們的天才。由於革命運動的鼓舞，使波洛克寫作了他的有名的「十二個」。

在文學和藝術領域裡的蘇維埃專家訓練工作，或許是最困難的工作，然而新的作者可以從人民，無窮的智慧的源泉中湧現出來。列寧說：祇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才能顯示他們底才能，發揮他們的力量，表現他們底天才，這些在群衆中是取之不盡的源泉；這些以前曾爲資本主義在千百萬群衆中制止，壓迫和窒息過的。」

在勞動人民中發掘天才和促使他們成爲各種奮鬥部門內的能手，包括藝術和文學方面，已成爲頭等重要的工作。「普羅文化」（註）企圖插足於此，衆所週知，這個組織曾宣佈他們底宗旨是創造一種無產階級底文化。他們不能有所成就，無論

如何，他們連半點成就也不可能的。由於他們扎根在不合理的哲學和組織的前提下，因此祇有造成重大的政治錯誤，最後，祇有失敗。

「普羅文化」最大的錯誤就是擯棄了以往的文化，違背了列寧所說的批判地溶化以往文化的指示。

按照「普羅文化」的理論，社會主義的文化並不需要建立在新社會建設的過程中，也不必在與資產階級觀念論影響作鬭爭的過程中。而是用一種特殊的辦法，將若干脫離生活與鬭爭的亭子間，作為養育新文學和新藝術「製造者」的溫室。這種說法否認了勞動群眾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位置，意思就是說這些專家們將創造一種事先為工人階級安排好了的，並且定能和他們打成一片的「無產階級文化」。

「普羅文化」的趨向基本上是反動的，它將脫離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對它的領導，企圖保持他們在文化事業中的「獨立」和「獨佔」現象。

由於上述原因，「普羅文化」的亭子間發現自己脫離群眾，對他們的處境已經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工人階級中的詩人和藝術家，如果離開本階級進入這些亭子間，將發現自己不可能創造新的文化，而受了資產階級詩人的魅惑，時常滑入小資產階

級的放蕩派的園地中。

列寧苛刻地嘲笑「普羅文化」，打算「培養一種無產階級文化」的根本方法。他力主提高全體勞動人民底文化水平，全面改進大眾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內。因爲，在這裡，他看到了爲了教育人民；首先需要將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推進一步。內戰以後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列寧視爲這是一種勝利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已經進入程序了。

在發展文化革命這個意義上，列寧駁斥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們的教條主義，他們認爲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先在資本主義環境裡訓練一批文化和行政幹部，祇有如此，無產階級才能發揮他們底力量。這些武斷意見也由孟什維克們所隨聲應和，包括波格唐諾夫，「普羅文化」的「領袖」。列寧同時也給予一部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在上述同樣的喃喃論調上一個澈底打擊。

「假使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不知道什麼是一定的『文化水平』），爲什麼我們首先就不能爲這一定的文化水平，用革命的方式來創造必要條件，其後，在工人和『農民』的政府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勝過其他民族

呢！」

在發展這個文化革命的思想下，列寧指出，爲了建設社會主義，現實的道路和方法是：在蘇維埃制度基礎上訓練文化力量。

列寧和斯大林提出一系列的，提高城鄉和邊疆的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的辦法。後來幾年，當群眾，現在已經參予文化事業了，開始在他們中間生長起而成爲蘇維埃作者的主體時，上述辦法在蘇維埃文學的發展上顯出巨大的威力。這種做法關於文學當然是一種長期性的政策。

註：「普羅文化」是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中出版的一種文化教育雜誌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當然不能將自己祇局限於未來的期望中。人民在這個時候需要一種能够幫助他們保衛蘇維埃共和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學。事實上，這種文學在革命最初期就存在着了。

除了他的如「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和「宗教的悲劇」的巨著外，偉大的詩人烏拉迪米爾·瑪雅柯夫斯基寫作了許多滲透着革命熱力的詩篇。

當這幾年中，這位詩人曾貢獻了很長的時間爲「羅斯塔」——俄羅斯電訊社寫詩作爲宣傳招貼。

內戰的幾年中，捷米揚·別德尼的詩篇達到它的全盛時代。他底大量的詩歌在當時前線的紅軍和後方勞動人民中是最受大衆喜愛的讀物。

內戰結束不久，綏拉菲摩莫維支的「鉄流」，富爾曼諾夫的「夏伯陽」，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和其他蘇維埃文學巨著相繼出現了，特別偉大的，在當時和在他的一生過程中是馬克辛·高爾基的著作，這是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立者，不但是無產階級前輩作家們的，而是整個蘇維埃文學的教師和指導者。

除了背負着在建設新文化的組織任務的衆多的重負外，高爾基在蘇維埃年代中發表了下列的創作，如「我的大學」，「阿爾塔莫諾維的家事」和「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等。

在上述著名的作家外，還有大部份較不熟悉的年青的充滿着革命熱情的詩人和散文作者，他們在後來蘇維埃文學中曾聞名一時。

這些作家蒙受到蘇維埃政府經常的支持和關心，在蘇維埃政權最初幾年中，雖然忙於戰爭和複雜的經濟問題，列寧仍然十分關懷着屬於文化的種種事情，特別是文學。當時，蘇聯作家已經得到引導他們走向正確道路的有價值的指示。一九二〇年來，幾個主要內戰戰場已經結束戰爭，不久，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採取，和出版了列寧手創的關於論及「普羅文化」的文化和文學問題的一封信。

蘇維埃政府在文學領域內，所採取的政策充明表現出爲藝術的黨性，藝術與共產黨的政策和工人階級與廣大人民大眾的利益密切結合的鬭爭性。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所論述的偉大原則已經在實際上實現了。

爲了暴露資產階級藝術家們的假「自由」，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寫着：「生活在社會裡，要脫離社會而獨立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的作家，畫家，伶人的自由只是對錢袋，對收買，對參養的依賴性的僞裝，（或者是虛僞的掩飾

。）」

列寧從無產階級文學不能無黨性的觀點出發，認爲文學不能『爲藝術而藝術』